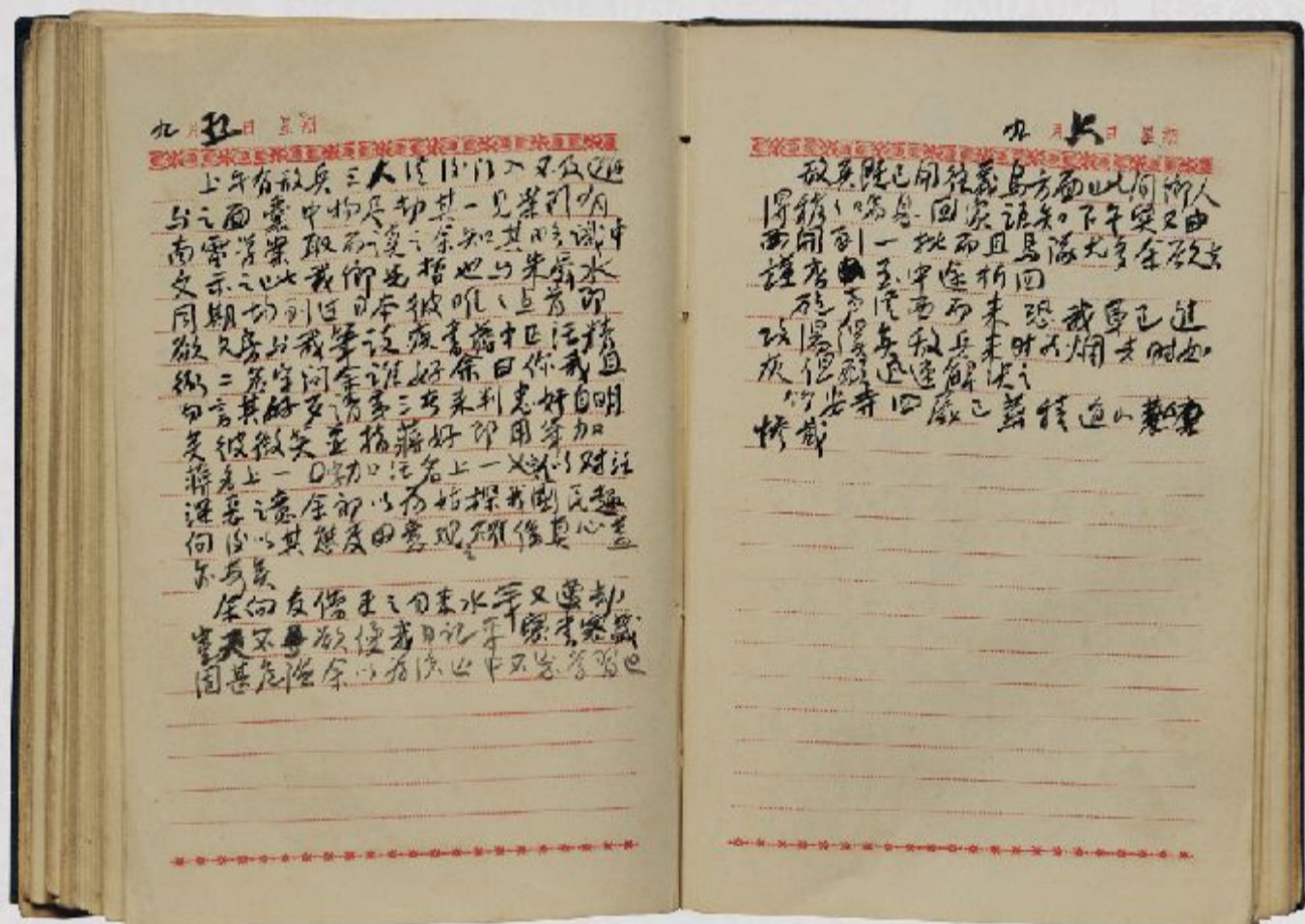


【九月五日、六日】



九月五日

上午有敌兵三人从后门入，不及避，与之面，囊中物尽劫。其一见案头有《南雷学案》，取而读之。余知其略识中文，示之此我乡先哲也，与朱舜水同期，均到过日本。彼唯唯点首，即欲文房与我笔谈，疾书蒋中正、汪精卫二名字，问余谁好。余曰：你我且勿言其好歹，请第三者来判，忠奸自明矣。彼微笑，并指蒋好，即用笔加蒋名上一〇字，加汪名上一×字，似对汪深恶之意。余初以为姑探我国民趣向，后以其态度用意见之，确系真心，盖亦奇矣。

余向友借来之自来水笔又遭劫，岂天不欲便我日记乎？密书密藏，固甚危险，余以为流亡中不忘学习也。

九月六日

敌兵既已开往义乌方面，此间乡人得稍稍喘息。回家詎知下午突又由西开到一批，而且马队尤多。余欲去横店，至中途折回。

炮声从西而来，恐我军已进攻汤溪矣。敌兵来时如烟去时如灰，但愿迅速解决之。

竹安寺四尸已葬积道山麓，惨哉！

九月七日，晴雨参半

今早敌兵尽东去，西首炮声断续不绝，金华之重光谅已不远，近日所受惊惶似不枉然。

余写《积道山鬼哭神怒记》一文，略抒脑中郁积。

九月八日，晴雨参半

今为阳历九月九日，即俗称曰“阳九”，世人所恶之厄运也。

余往横店，知美华之炊具及百物俱于日前被敌人攫去，虽有人归来，致无人举炊矣。

单君尚在武义，陈君或在山下，但无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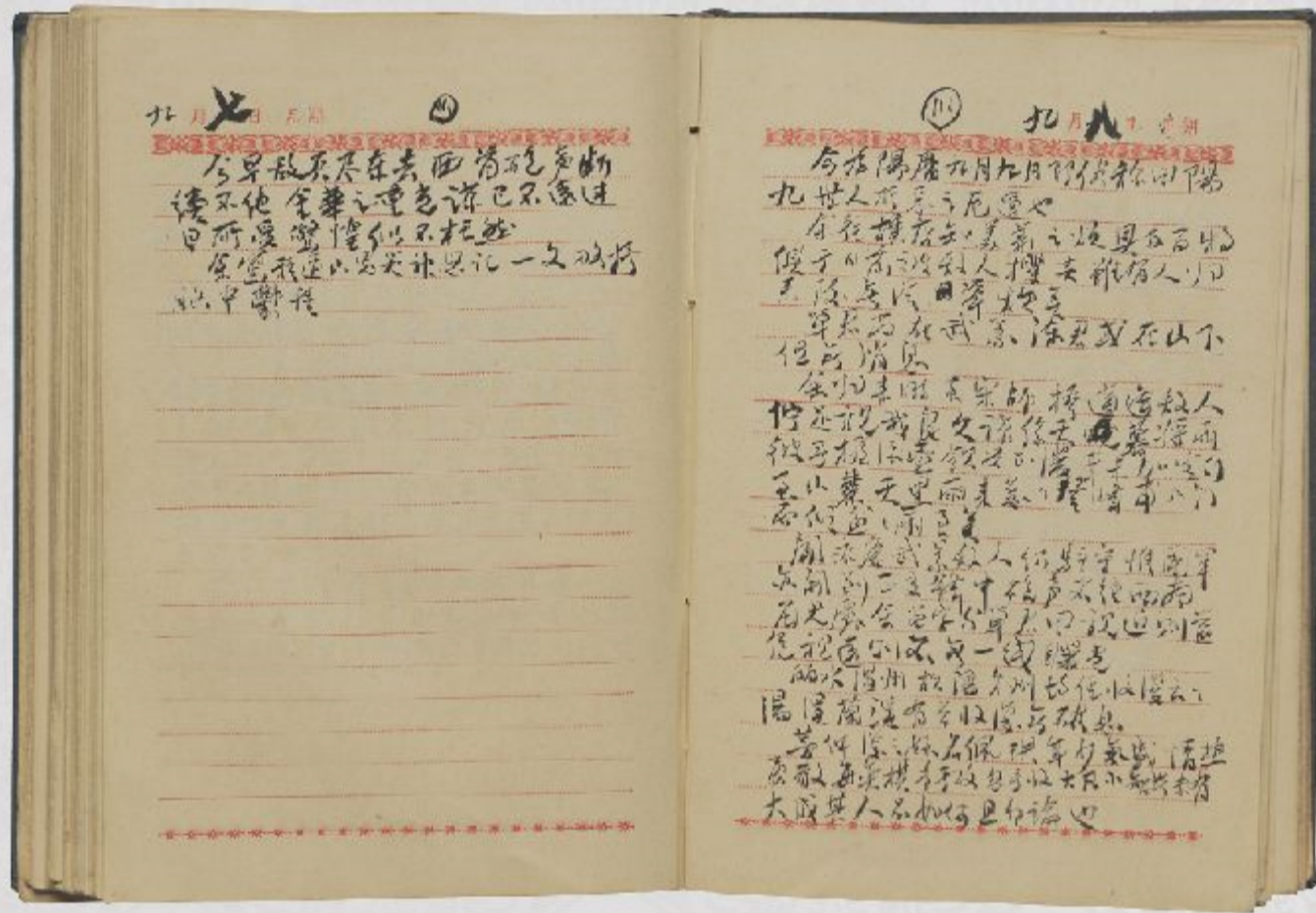
余归来时至宋师桥，适逢敌人，佇足视我良久，谅系天暮将雨，彼手握酒壶饮兴正浓，幸未加害。行至山麓，天黑雨来，急急登峰。甫入门，而倾盆之雨至矣。

闻永康、武义敌人仍驻守，惟国军亦开到，正交锋中，炮声不绝，西南角尤厉。余留字与单君曰：“视近则益危，视远则不无一线曙光。”

丽水、温州、松阳、台州均经收复云云，汤溪、兰溪有否收复无确息。

茅仲复之侄名佩珙，年少气盛，情热勇敢，每弈棋专于攻忽于收。大凡小智者未有大成，其人品如何且勿论也。

【九月七日、八日】



九月九日，晴，夏历七月廿九日

炮声数响在西南方。余祝之曰：愿炮声东来，愿汝加密，愿汝飞越我头上。

昨虽大雨，今一转晴，仍然闷，蚊子尤多，遍身是块。

九月十日，晴，夏历八月初一日

炮声益近，可喜。今写《戒食牛肉之我见》一文三百字。

九月十一日，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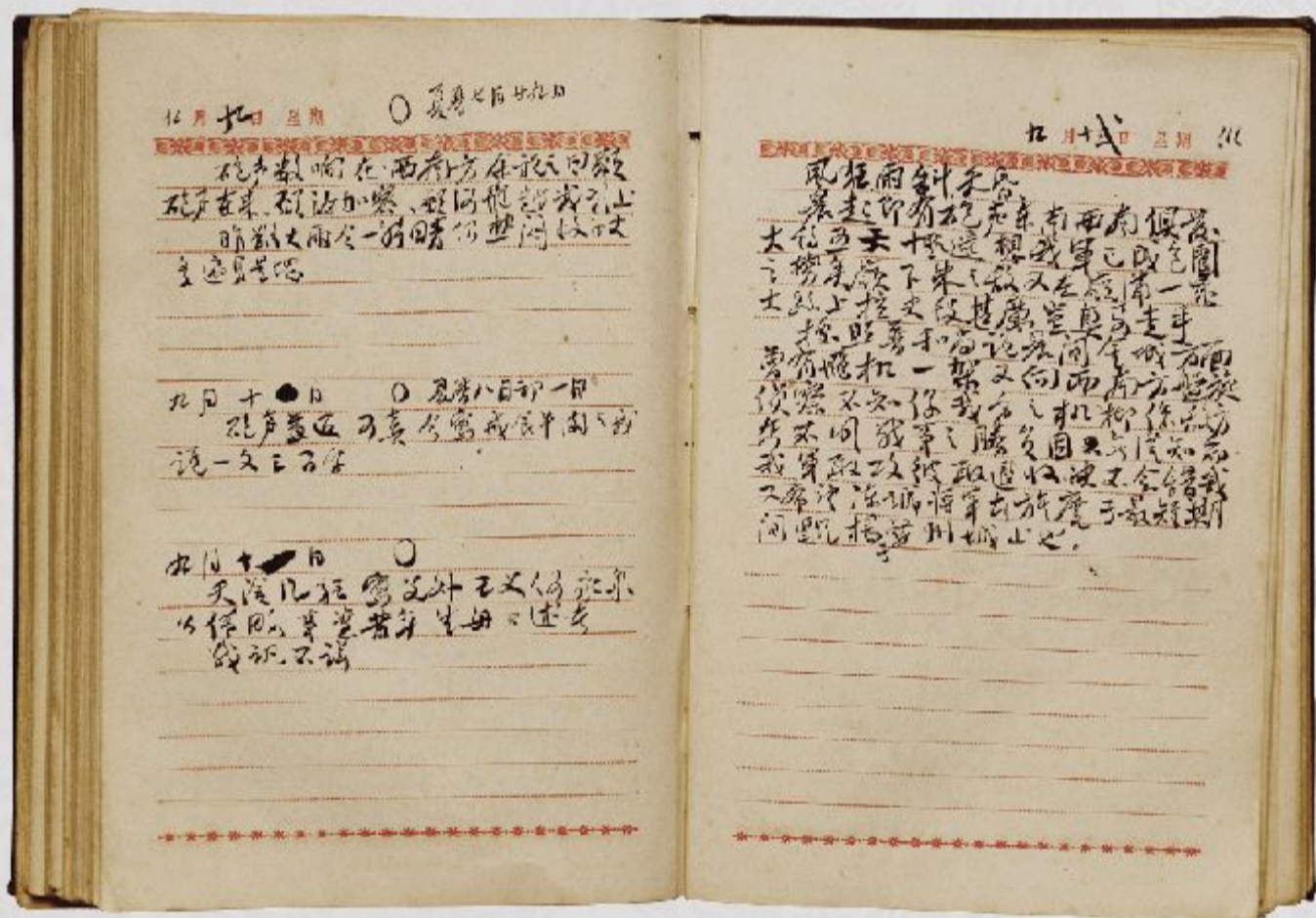
天冷风狂，写先外王父何永泉公传略，事凭昔年生母口述者。我讯不详。

九月十三日，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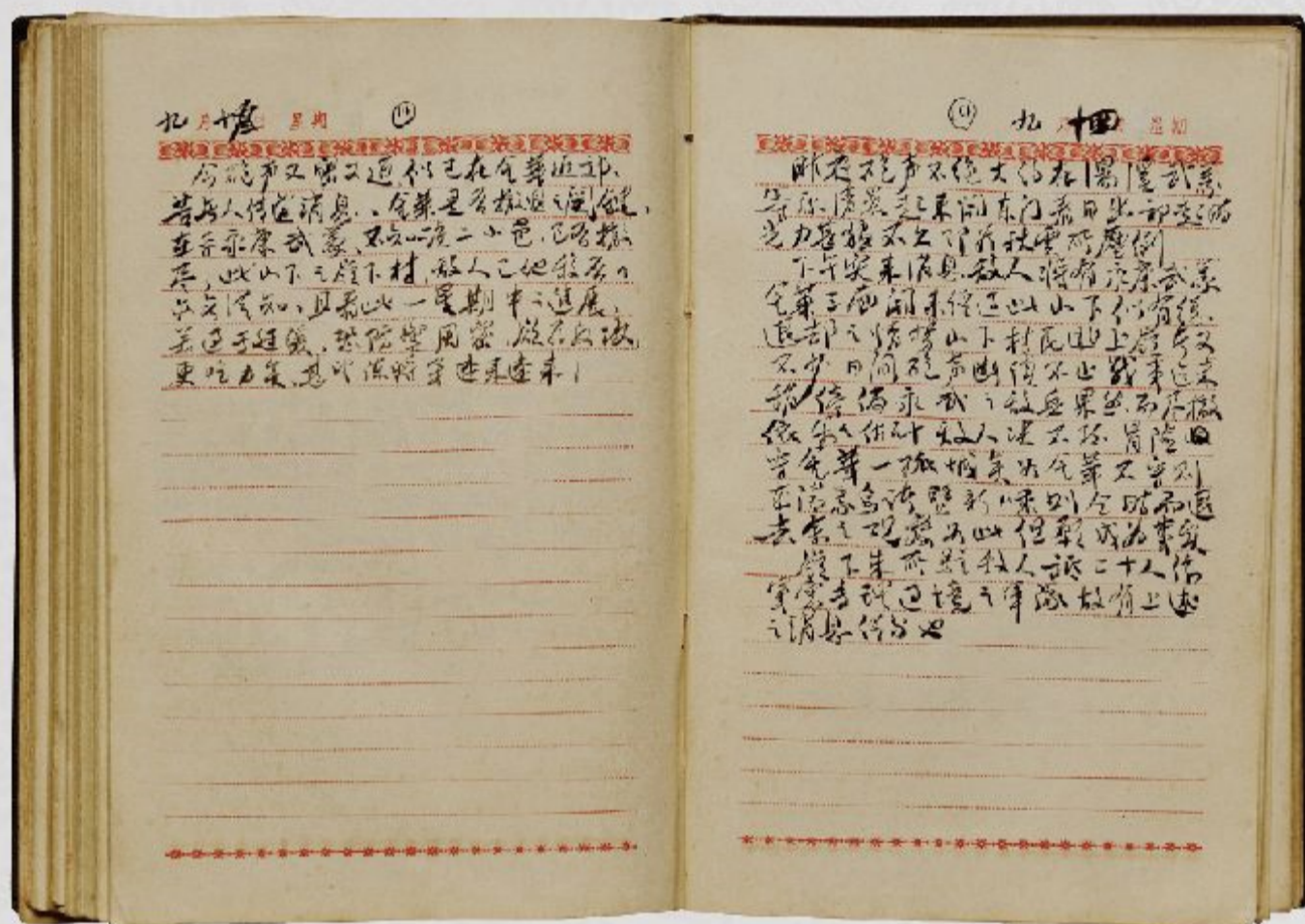
风狂，雨斜，天昏。

晨起即有炮声，东南、西南俱发，大约五六十里之遥。想我军已成包围之势矣。岭下朱之敌又在岭浦一带大路上拉夫甚厉，岂真要走乎！据照普和尚说，晨间金城方面曾有飞机一架又向西南方盘旋侦察，不知系我方之机，抑系敌方者不明，战事之胜负固无从知。而我军取攻彼取退收决不会错。我又希望陈诚将军者，旌麾于最短期间飘扬于婺州城上也。

【九月九日、十日、十一日、十二日】



【九月十三日、十四日】



九月十三日，晴雨参半

今炮声又密又近，似已在金华近郊，苦无人传递消息。金华是否撤退之关键，在乎永康、武义。不知该二小邑，已否撤尽？此山下之岭下村，敌人已他移否？亦无从知。且看此一星期中之进展。若过于迂缓，恐防御周密，欲为反攻，更吃力矣。甚望陈将军速来速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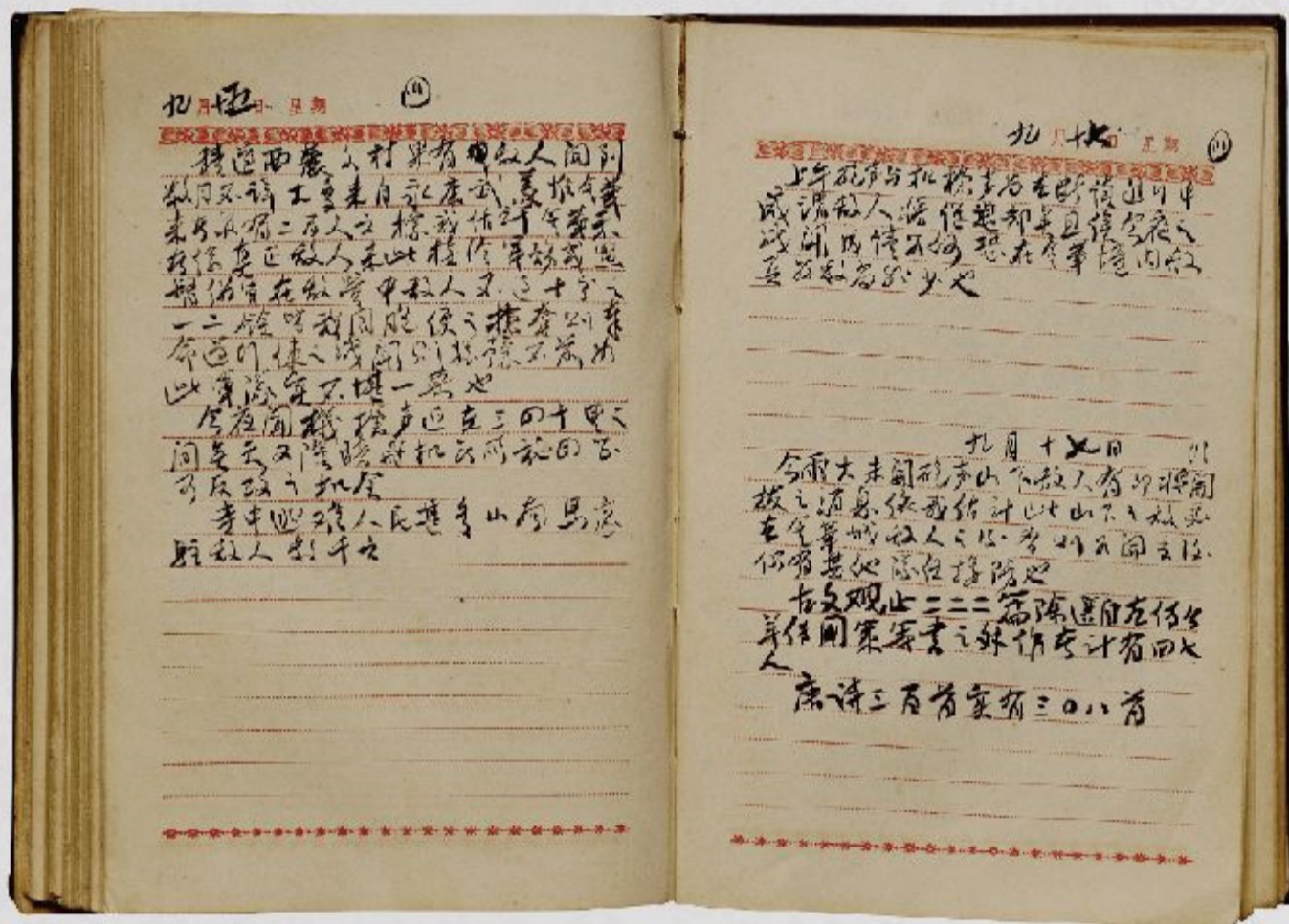
九月十四日，晴雨参半

昨夜炮声不绝，大约在汤溪、武义等处。清晨起来开东门看日出初起时光力甚猛，不久即为秋云所压倒。

下午突来消息敌人将有永康、武义、金华三面开来，经过此山下，似有总退却之形势。山下村民逃上岭者可不少。日间炮声断续不止，战事迄未稍停。倘永武之敌兵果然而尽撤，依余之估计，敌人决不致冒险守金华一孤城矣。如金华不守，则东阳、义乌、诸暨、新嵛则全时而退去。余之观察如此，但愿成为事实。

岭下朱所驻敌人只二十人，系军需专理过境之军队，故有上述之消息传与也。

【九月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



九月十五日，晴雨参半

积道西麓文村果有敌人开到，数目不详，大多来自永康、武义，惟金华来者亦有二百人云。据我估计，金华来者像真正敌人，来此接洽军务或监督伪军。在敌营中敌人不过十分之一二，余皆我同胞，使之抢夺则奉命遵行，使之战斗则犹豫不前，如此军队实不堪一击也。

今夜闻机枪声，近在三四十里之间矣。天又阴暗，飞机无所施用，正可反攻之机会。

寺中逃难人民甚多，山南马家驻敌人数千云。

九月十六日，晴雨参半

上午炮声与机枪声尚在断续进行中，咸谓敌人将退却矣，且俟今夜之战斗成绩如何，恐在金华境内敌兵为数尚非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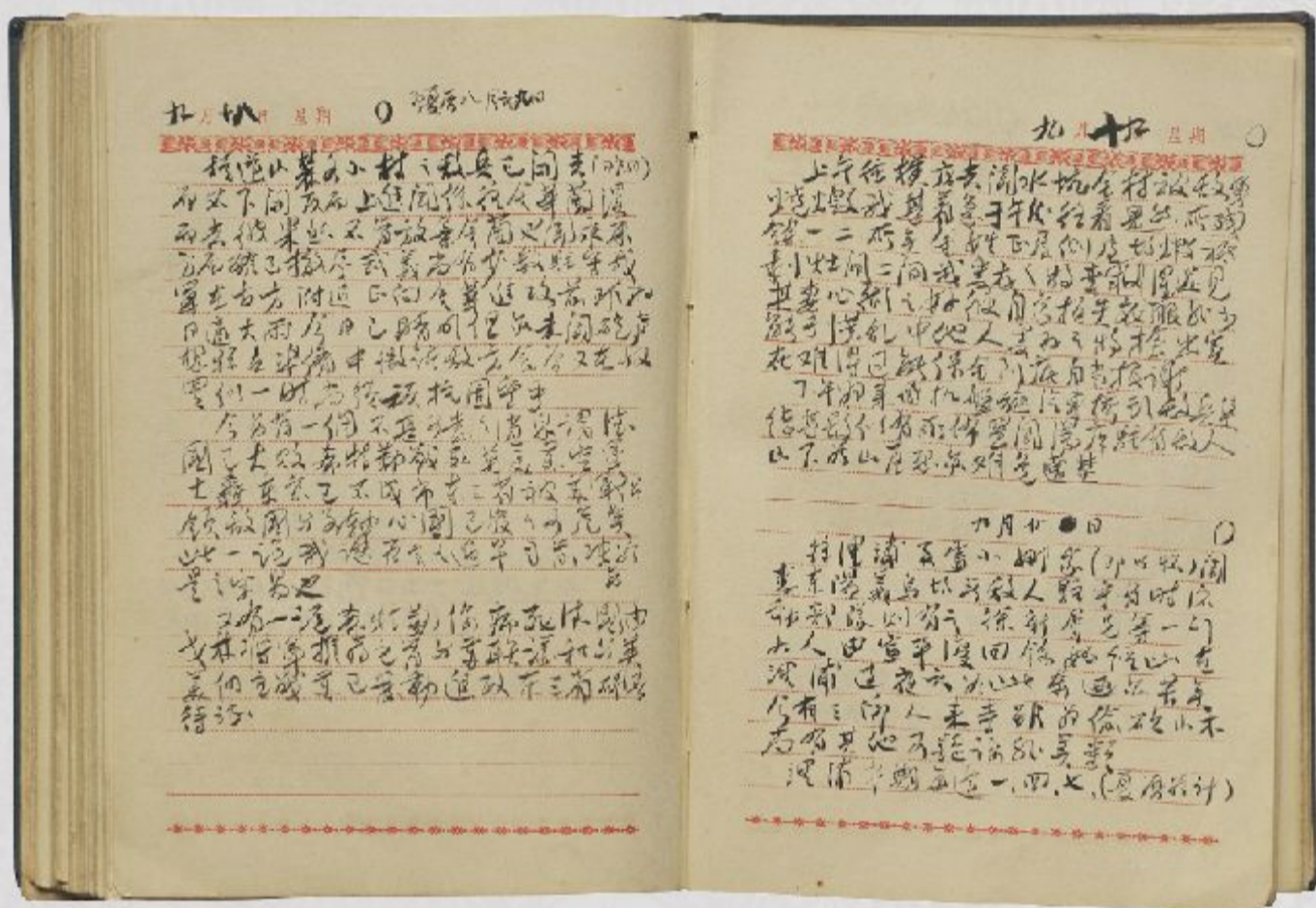
九月十七日，雨

今雨大，未闻炮声，山下敌人有即将开拔之消息。依我估计，此山下之敌必在金华城敌人之后，否则如开去后，仍有其他队伍接防也。

《古文观止》二二二篇，除选自《左传》《公羊传》《国策》等书之外，作者计有四七人。

《唐诗三百首》实有三〇八首。

【九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



九月十八日，晴，即夏历八月初九日

积道山麓各小村之敌兵已开去（昨日），而不下开反而上进，闻系往金华、兰溪而去。彼果然不肯放弃金华也。闻永康方面确已撤尽，武义尚有少数驻守。我军在古方附近正向金华进攻，前昨两日适大雨，今日已清明，但亦未闻炮声，想犹在准备中，征诸敌方食谷又在收置，似一时尚须顽抗固守乎？

今另有一个不甚可靠之消息，谓德国已大败，希特勒战死，英、美、苏空军大轰东京已不成市，东三省被苏军占领，敌国与各轴心国已岌岌可危矣。此一说我认为言之过早，目前决无如是之容易也。

又有一说，希特勒系病死德国，由戈林将军推为元首，与苏联议和，与英美仍主战。苏已发动进攻东三省确否，待证。

九月十九日，晴

上午往横店去，闻水坑全村被敌军烧毁。我甚着急，于午后往看，果然所残余一二所矣。金姓正屋侧屋均毁，只剩灶间二间，我寄存之特幸得救，足见其妻心术之好。彼自家损失衣服非少，能于慌乱中他人寄存之物抢出，实在难得过^[10]能保全到底，自当报谢。

下午归来，飞机盘旋，汽车桥头敌兵集结甚伙，似有所布置。闻汤店驻有敌人，山下为山区，恐亦难免遭焚。

九月廿日，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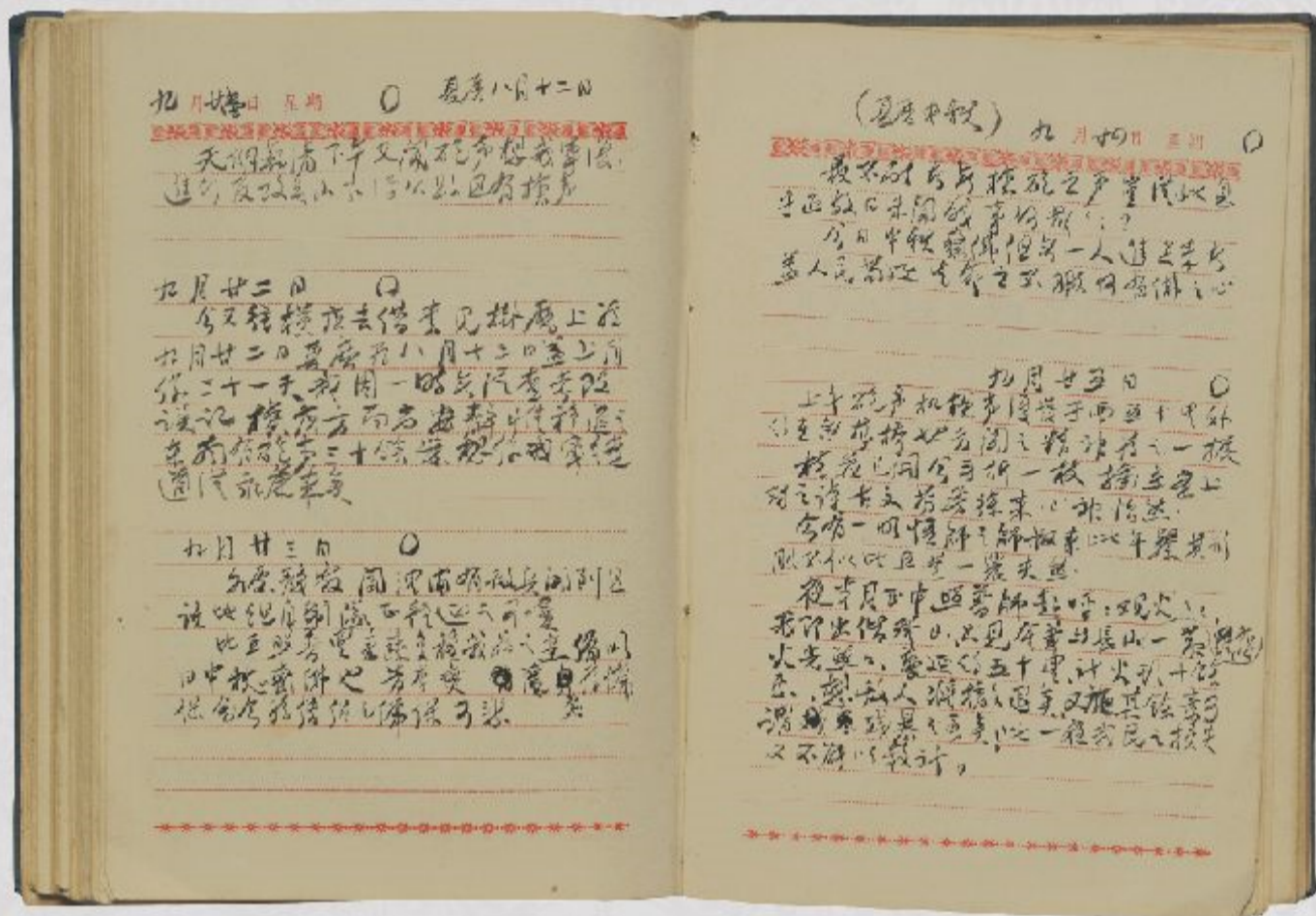
往湮浦至卢小娜家（即以怀），闻悉东阳、义乌均无敌人驻守，有时流动部队则有之。徐新群兄等一行九人由宣平复回余姚，经此在湮浦过夜云。为此奔逃亦苦矣。今有三乡人来寺，虽为偷砍山木，尚有其他可疑，谅非善类。

湮浦市期每逢一、四、七（夏历为计）。

九月廿壹日，晴，夏历八月十二日

天朗气清，下午又闻炮声，想我军复进行反攻矣，山下沿公路且有枪声。

【九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九月廿二日，晴

今又往横店去借书，见挂历上为九月廿二日，夏历为八月十三日，盖上月系三十一天，我因一时无从查考致误记。横店方面尚安静，惟积道之东南有炮声三十余发，想系我军绕道从永康来矣。

九月廿三日，晴

各处静寂，闻湮浦有敌兵开到，且该地组自卫队正往迎之，可叹！比丘照普买来蔬多种，我为之烹，备明日中秋斋佛也。昔李燮隐名为佣保，余今为僧侣之佣保，可悲！

九月廿四日，晴，夏历中秋

最不耐者，无枪炮之声，岂从此息乎？正数日未闻战事，何哉何哉？今日中秋斋佛，但无一人进香来者，盖人民苟延生命之不暇，何有佛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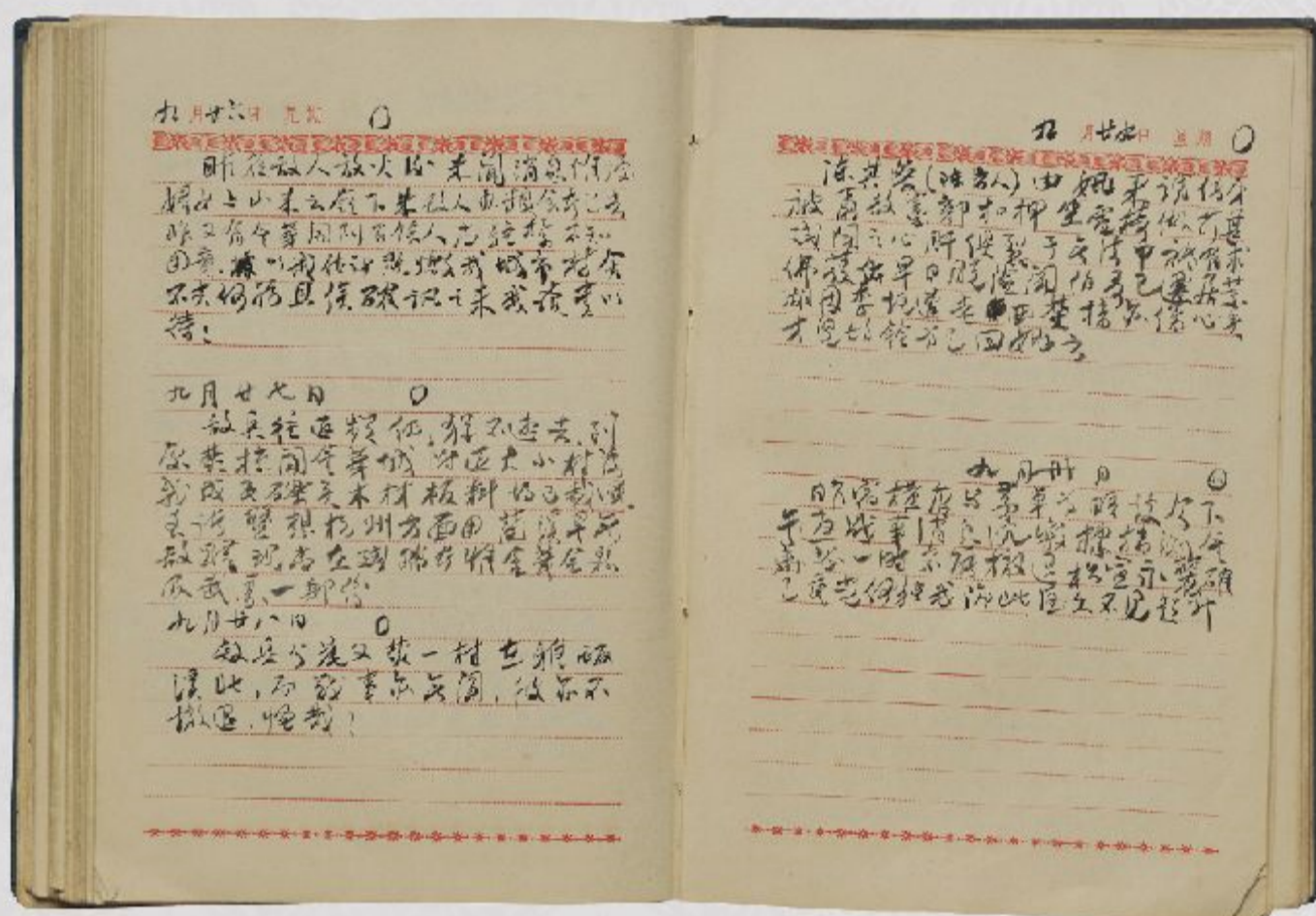
九月廿五日，晴

上午炮声、机枪声复发于西五十里外，约在白龙桥地方，闻之精神为之一振。

桂花已开，今手折一枝插在案上，对之读古文，芬芳徐来，心神怡然。今有一明悟师之师叔来此午餐，其形服不似比丘，是一农夫然。

夜半月正中，照普师起呼：“观火，观火。”我即出偕登山，只见金华与长山罗店一带火光熊熊，蔓延约五十里，计火现十余处，想敌人将撤退矣，又施其余毒，可谓残暴之至矣。此一夜我民之损失，又不能以数计。

【九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



九月廿六日，晴

昨夜敌人放火后未闻消息，惟据妇女上山来云，岭下朱敌人办粮食者已去，昨又有金华开到百余人尚驻扎，不知用意。以我估计，既毁我城市村舍，不去何为？且俟确讯之来，我读书以待！

九月廿七日，晴

敌兵往返频仍，犹不速去，到处焚掠。闻金华城附近大小村落几成瓦砾矣，木材板料均已载运至诸暨，想杭州方面用。兰溪早无敌踪，现尚在残踏者，惟金华全县及武义一部分。

九月廿八日，晴

敌兵今晨又焚一村，在雅畈溪北。而战事亦无闻，彼亦不撤退，怪哉！

九月廿九日，晴

陈其荣（陈岩人）由姚来，谓传弟被甬敌宪部扣押，坐电椅，做打基残，闻之心肝俱裂，于无法中只有求佛护佑早日脱险。闻伯哥已迁居菱湖，因李坑遭老西焚掠，亦儒心矣，才儿、坊铨等已回姚云。

九月卅日，晴雨参半

昨宿横店，与茅单等晤谈。今下午返，战事消息沉寂。据揣测，金华恐一时不能撤退，松宣永丽确已重光。何独我陷此区久不见超升！

[1] 姜枝先1942年日记前有其长子姜越才（曾任浙江省电子学校校长）的说明：“1942年日记，家乡余姚已经沦陷，为抢救沦陷区物资，家父流浪辗转于嵊县、金华间，接触人物有正面也有反面，家父与之周旋，始终保持正气，爱国爱家乡。姜越才追记，1990、12、2。”

[2] 叔范：施叔范（1904—1979），幼名德范，一名束范，自号施髯、老髯、袁髯，余姚坎墩（今慈溪坎墩街道直塘村）人。曾任余姚实获中学教师，余姚县粮食运销处秘书，余姚抗日自卫委员会常委，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3] 糜老：杜天糜（1891—1958），名文治，字志文，号鹏展，马渚西湖杜村（现属牟山镇）人。余姚文史专家、教育家。

[4] 舜老：马舜五（1893—1970），名启臣，余姚马家（今慈溪市宗汉街道马家路村）人。毕业于杭州第一师范，1928年任余姚县教育局长，后从事革命工作。曾主持余姚旅嵊同乡会。

[5] 竹屏：蔡竹屏（1904—1982），毕业于北京汇文大学。抗战初期，蔡竹屏由黄岩县长调任六区政工指导室主任，负责指导鄞县、慈溪、奉化、余姚、象山等县的政工队工作。1940年10月至1943年5月，蔡竹屏奉命赴余姚兼任县长。1941年4月，姚城沦陷，蔡竹屏带领县流亡政府机关迁入四明山，继续抗日斗争。

[6] 泉哥：童泉如，开明商绅，曾任余姚县抗日自卫委员会委员兼财务组长。

[7] 霖公：林泽，号霖泽，温岭人，1935年任余姚县长，后兼任余姚县战时政治工作队队长。1940年赴金华营救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的战时政治工作队副队长郭静唐无效后挂职而去。后在浙西、浙东行署任政务处长。

[8] 王家庄：当为黄家庄，位于大岚镇。

[9] 姜枝先在流亡日记中右“三十一年晴雨符号表”：晴○ 雨Ⅲ 晴雨参半⊕ 雪⊖ 雷⊗ 大风⊕ 现据此改为文字表述，下同。

[10] 过：当为“还”字之笔误。

解读



姜枝先先生余姚留影
生成时间：1942年
原始尺寸：75×113mm
档案编号：232-1-123-16
收藏路径：姜越才先生捐赠

姜枝先（1902—1993），字凤书，号昌后，晚年自称息存老人，余姚通德乡姜家渡上新屋（今梨洲街道姜家渡村）人。余姚著名民主人士，历任余姚县政协第一届至第七届副主席，浙江省第三届政协委员。

姜枝先未满14岁做中药铺学徒，开始经商生涯。1924年进余姚普文书局，不久任经理。普文书局是当时姚城书业界的魁首，独家经营全县小学教科书，同时也是地方教育、文化、政治界人士聚会之处。姜先生自称：

“余初登社会之门，普文书局实为之介。”姜枝先与进步青年郭静唐、楼适夷等交往至深，他的思想也开明进步。抗战爆发后，姜枝先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4月23日，余姚沦陷，姜枝先随县政府撤至大岚山陈家岩

（今鹿亭乡白鹿村）。为抢运余姚土布、花纱及其他文化、生活必需品，支援内地抗战，姜枝先与邵子传决定前往嵊县活动。当时童泉如、马育儒、姜伯成、陈一鸥等组建“兴利贸易商行”，姜枝先参与其中。当年底，兴利贸易商行在金华设总行，姜枝先于1942年1月23日到达金华任总行协理。浙赣战役爆发后，姜枝先和总行同仁将货物疏散到离城30里的雅畈区庆瑞乡三瑞堂与横店两地。因受困于游民、土匪的偷盗抢劫，7月商行只得遣散多数职员，只留下姜枝先、陈一鸥、吴栋伟等人留守。此后姜枝先流亡行商于浙南、闽北，至1945年11月回到余姚。

本组日记真实记录了作者在金华乡间的流亡生活，真切反映了当时社会、军队、民众等种种情状。从敌军来看，既残暴，“抢掠宰杀，鸡犬牛羊不留，粒米不剩”，“金华与长山罗店一带火光熊熊，蔓延约五十里，计火现十余处”；又虚弱，“在敌营中敌人不过十分之一二，余皆我同胞，使之抢夺则幸

命遵行，使之战斗则犹豫不前，如此军队实不堪一击也”。从我军来看，作者几乎每天都可听到枪声炮声，由观察而揣测，由揣测而坚定希望：“想我军复进行反攻矣”，“想系我军绕道从永康来矣”，“兰溪早无敌踪”，“松宣永丽确已重光”，“希望陈诚将军者，旌麾于最短期间飘扬于婺州城上也”。从

出，实在难得。”从作者个人看，除了受到政府的误解和打击外，其生活、工作、学习诸方面也有详细记述。作者足趾湿疮，三往横店，遇日兵，遭火劫，但仍每天观察战况，分析战情，对抗战充满坚定希望，撰写了《积道山鬼哭神怒记》等文章。

释读 施长海



余姚县商业工会工作队训练班教官合影（前排右一为姜枝先）
生成时间：1938年
原始尺寸：117×83mm
档案编号：232-1-123-18
收藏路径：姜越才先生捐赠

政府来看，一方面组织抗日，另一方面又充满着黑暗和内耗，县长林泽挂冠而去，蔡竹屏有“容共之嫌”而遭到嫌疑，即如作者在贸易行“抢运物资”“按插流亡”，也承受误解和打击：“内地当局，不予鉴谅。不肖之徒，依然指鹿为马，颠倒赤白，欺蒙当道，强人人狱”。从民众来看，不仅备受困苦：“这里乡人苦煞了，尽被逐出，日夜在树林柴下无衣无食无住。”更有敌人和盗匪的劫掠焚毁，如“水坑全村被敌军烧毁”；甚至不时有生命之虞，如竹安寺和尚三人、农工二人遭土匪砍死。然而尽管艰难，仍有不少人心怀善良，乐于助人，如作者所寄住家被敌军烧毁时，女主人把寄存物抢救出来，作者不禁感叹：“足见其妻心术之好。彼自家损失衣服非少，能于慌乱中他人寄存之物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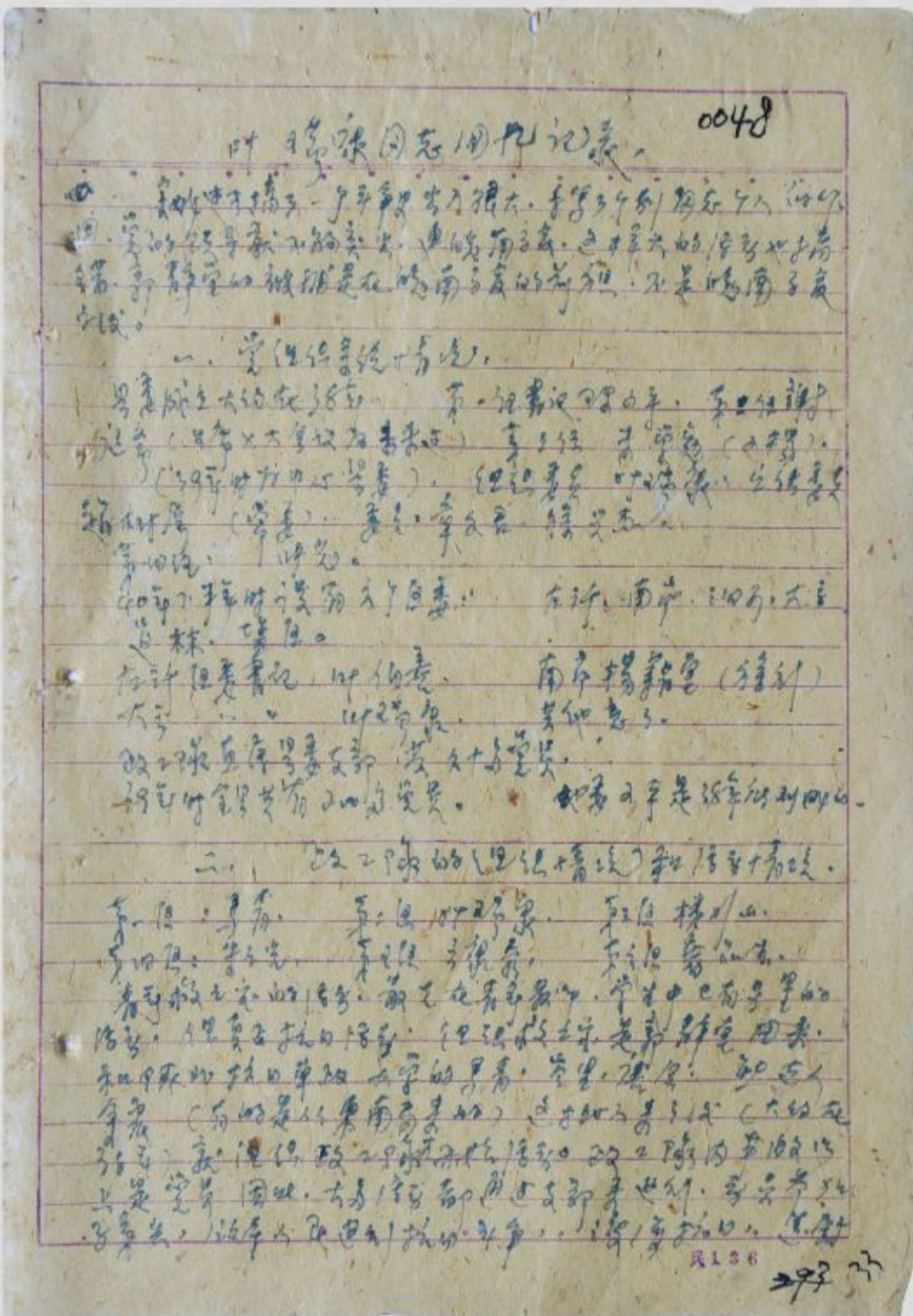
第三部分 回忆录

导语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挑起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下，蒋介石不得已发表了实际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布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此后全国各地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地处浙东的余姚也沉浸在一片抗日声浪之中。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中遭受严重破坏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得到恢复和重建，中共余姚县工委通过余姚政工队这一公开合法的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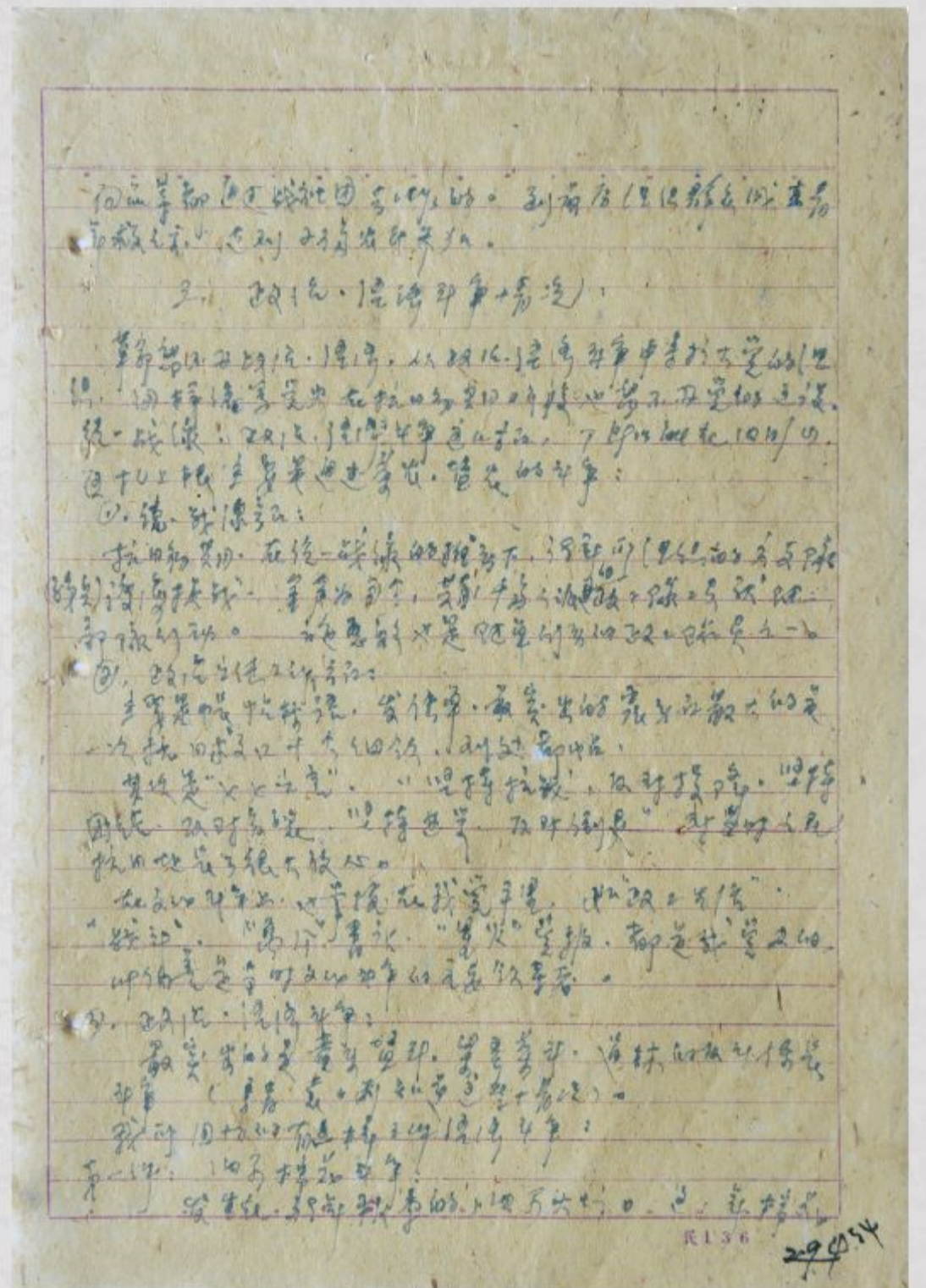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余姚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即现中共余姚市委党史研究室前身）向社会各界尤其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征集有关史料和实物，包括讲话稿、回忆录、座谈纪要、日记、书信、读书笔记、报刊杂志等等，并以《余姚党史资料》的形式，分期刊布。我们从这些党史资料中选出了两份原始档案：一份为时任余姚县工委组织委员叶瑞康同志的访谈笔录，一份为原余姚政工队干事长孙子鸣先生的回忆录，分别对这一时期余姚地区抗日救亡活动特别是党领导下的经济斗争和余姚政工队组织活动情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他们是这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也是活动的组织者，不但读来真切，而且具有极高的档案史料价值。

一、叶瑞康回忆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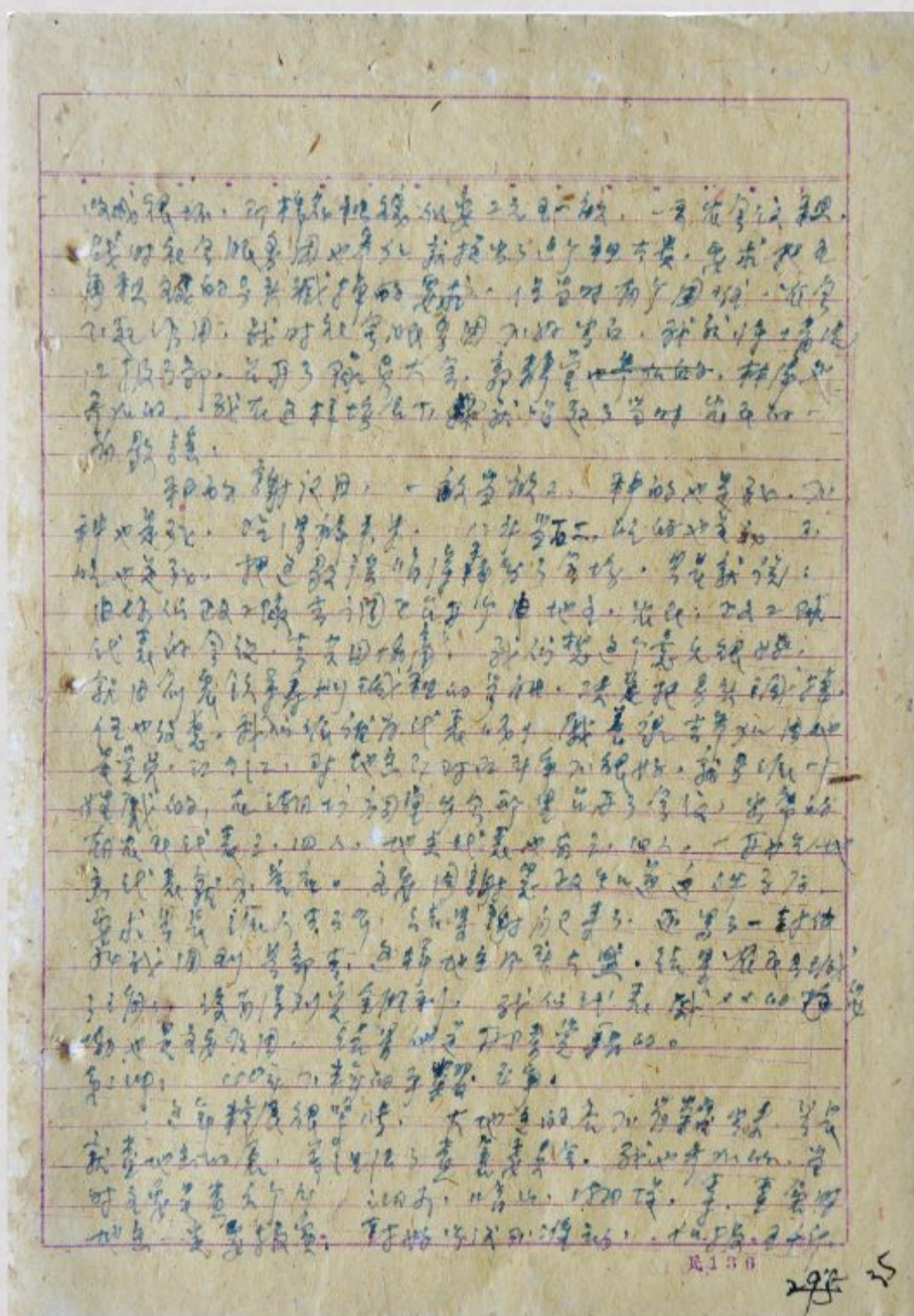
第一页

原件尺寸：180×258mm
 档案编号：245-1-33-6-1
 收藏路径：进馆接收



第二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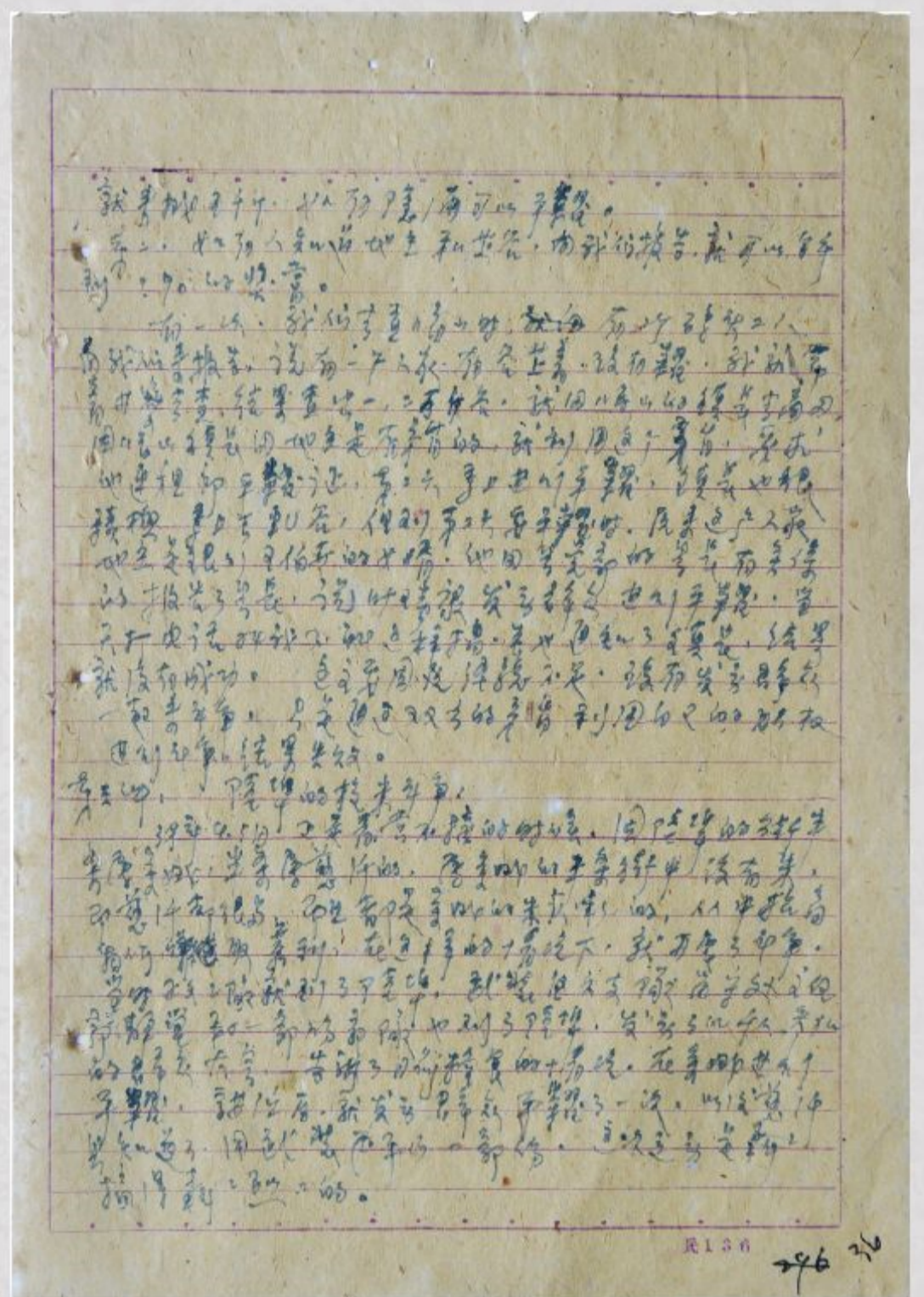
原件尺寸：180×258mm
 档案编号：245-1-33-6-2
 收藏路径：进馆接收



第三页

原件尺寸: 180×258mm
 档案编号: 245-1-33-6-3
 收藏路径: 进馆接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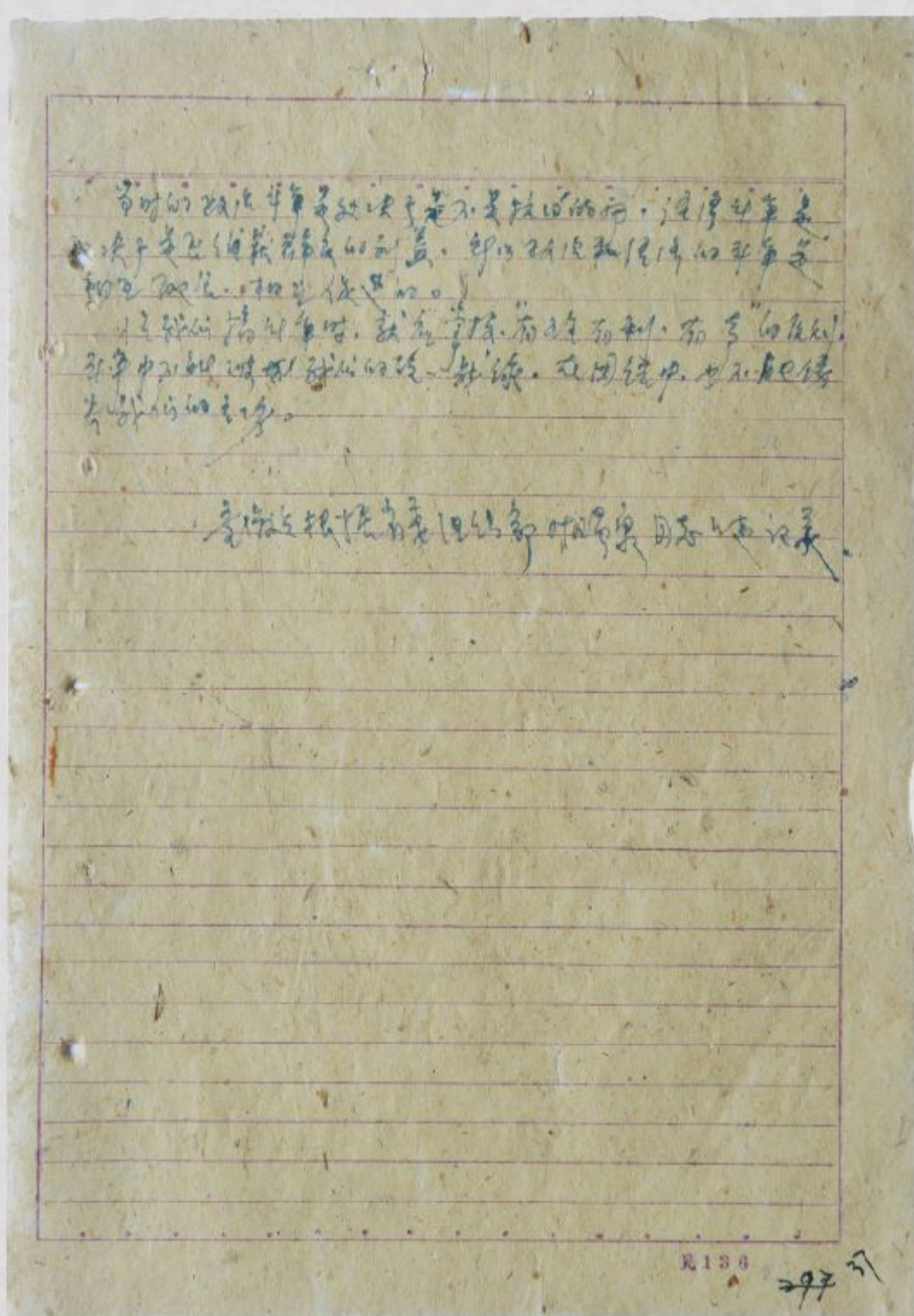
89



第四页

原件尺寸: 180×258mm
 档案编号: 245-1-33-6-4
 收藏路径: 进馆接收

90



第五页

原件尺寸：180×258mm

档案编号：245-1-33-6-5

收藏路径：进馆接收

释文

叶瑞康同志回忆记录

余姚过去搞了一个斗争史，出入很大，专写了个别同志个人的作用，党的领导就不够突出，连皖南事变^[1]这样大的活动也搞错。郭静堂^[2]的被捕是在皖南事变的前夜，不是皖南事变之后。

一、党组织系统情况

县委成立大约在38年，第一任书记陈小平^[3]，第二任谢庭斋^[4]（出席七大会议后未来过）第三任朱学勉^[5]（小杨），（39年时为中心县委），组织委员叶瑞康，宣传委员赵树屏^[6]（常委），委员章文君^[7]、徐兴杰。第四任张光^[8]。

40年下半年时设有六个区委：左溪、南岚、泗门、大云、逍林、盐区。

左溪区委书记叶伯善^[9]；南岚杨藉堂（徐行）；

大云区委书记叶瑞康；其他忘了。

政工队直属县委支部，共六十多党员。

39年时全县共有200多党员。地委王平^[10]是38年底到姚的。

二、政工队的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

第一区：马青^[11] 第二区：叶瑞康 第三区：楼明山

第四区：朱之光^[12] 第五区：方康泰 第六区：屠品生

青年救亡室的活动，最先在青年教师、学生中已有另（零）星的活动，但真正抗日活动，组织救亡室是郭静堂和陕北抗日军政大学的马青、岑里、唐会、熊达人、余震^[13]（有的是从东南局来的），这批人来了后（大约在38年），就组织政工队，才开始活动。政工队内半数以上是党员，因此，大多活动都通过支部来进行，动员参加子弟兵，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渡海抗日，送慰问品等都通过战社团去工作的。到最后组织群众成立青年救亡室，达到2万多农民参加。

三、政治、经济斗争情况

革命离不开政治、经济，从政治、经济斗争中来扩大党的组织。同样编写党史在抗日初期阶段也离不开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政治、经济斗争这几方

面，党所以能在四明山区扎上根，主要是通过茶农、盐农的斗争：

1、统一战线方面：

抗日初期，在统一战线的推动下，39年所组织的六支队（子弟兵），渡海捉（作）战，金声为司令，共有1千多人，派进的政工队队员就随部队行动。施惠敏也是随军行动的政工队员之一。

2、政治宣传工作方面：

主要是帐帖（张贴）标语、发传单，最突出的震动面最大的一次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到处都贴（贴）。

其次是“七七宣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当时的人民抗日增长了很大信心。

在文化斗争上，也掌握在我党手里，如“政工生活”、“战斗”、“高风”书店、“星火”党报，都是我党办的。叶伯善^[14]是当时文化斗争的主要领导者。

3、政治、经济斗争：

最突出的是庵东盐斗、梁弄茶斗，道林的反乡保长斗争（马青、袁啸吟^[14]知道这些情况）。

我所回忆的有这样三件经济斗争：

第一件：泗门棉花斗争：

发生在39年秋季的泗门大塘。这一年棉花收成很坏，而棉花租钱仍要二元五亩，一天农会议租，战时社会服务团也参加，就提出了这个租太贵，要求把五角租钱的另（零）头减掉。但当时有个困难，农会不起作用，战时社会服务团不好出面，我就将情况汇报了郭，召开了队员大会，郭静堂、林泽也参加的，我在这样场合下，就唱起了当时农民的一首歌谣：

种的谢记田，一亩当亩二，种的也是死，不种也是死，吃得祥羊米，八斗当石二，吃的也是死，不吃也是死。把这歌谣唱得轰动了会场。县长就说：由你们政工队去调正（整），召开个由地主、农民、政工队代表的会议，去共同协商。我们想这个意见很好，就由余震领导筹划减租的步骤，决定把另（零）头调掉，但也考虑，我们派谁为代表呢？戚善康^[15]去参加，因他是党员，面太红，对地主对面斗争不很好。就另派一个姓戚的，在湖塘祠堂乡公所里召开了

会议，出席有农民代表三、四人，地主代表也有三、四人，一开始地主代表就不答应，主要因谢宪政知道这件事后，要求县长派人去了介（解）。结果谢自己来了，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回到县部去，这样地主风头太盛，结果农民只减了三角，没有得到完全胜利，我们代表戚××的妥协也是主要原因，结果他是开除党籍的。

第二件：40年下半年的平果斗争：

这年粮食很紧张，大地主的谷不肯拿出来，县长就查地主的仓，并组织了查仓委员会，我也参加的，当时主要是查留个乡：泗门、临山、湖堤等，查仓时地主一定要报实，封好以后不准动，如报五千斤，就来挑五千斤，如有隐瞒可以平果。

第二，如果有人知道地主私藏谷，向我们报告，就可以拿到4%的奖赏。

有一次，我们去查临山时，有两个码头工人向我们来报告，说有一户人家有谷藏着，没有果，我就带井（警）察去查，结果查出一、二万斤谷，就同临山的镇长去商量，因临山镇长同地主是有矛盾的，就利用这个矛盾，要求他连夜印平果证，第二天马上进行平果，镇长也很积极，马上去轧谷，但到第二天要平果时，原来这户人家地主是银行王伯世的女婿，他同县党部的县长有关系的，报告了县长，说叶瑞康发动群众进行平果，当天打电话叫我不能这样搞，并也通知了镇长，结果就没有成功。这主要因经验不足，没有发动群众一起来斗争。只是通过双方的矛盾、利用自己的职能进行斗争，结果失败。

第三件：陆埠的抢米斗争：

39年4、5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因陆埠的街半条属余姚，半条属慈溪的，属余姚的半条街中没有米，而慈溪却很多，而且都是余姚米厂轧的，从中抬高物价，贖（赚）取暴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开展了斗争。当时政工队就到了陆埠，武装区六支队留守处主任郭静堂和一部份部队也到了陆埠，发动了几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告诉了目前粮食的情况，在余姚进行了平果。讲演后，就发动群众平果了一次，以后慈溪县知道了，用武装压平了一部分。这次运动是搞得轰轰烈烈的。

当时的政治斗争是处（取）决于是不是抗日的问题，经济斗争是取决于是否维获群众的利益，所以政治和经济的是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

但我们搞斗争时，就应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斗争中不能破坏我们的统一战线，在团结中也不能伤（丧）失我们的立场。

童淑贞根据省委组织部叶瑞康同志口述记录^[16]

[1] 皖南事变：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蓄意制造的破坏抗战的重大反共事件。1940年10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强令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面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到江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日部队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包围袭击。新四军血战七昼夜，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一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20日、22日，中共中央军委为皖南事变发表命令和谈话，揭露亲日派的阴谋，并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重整该军，坚持抗战到底。

[2] 郭静堂：应为郭静唐，下同。郭静唐（1903—1952），余姚周巷徐家荒场（今慈溪周巷镇）人。是大革命时期余姚革命群众运动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在租界进行半公开活动，危险性较大，党组织认为还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为好，必要时可列席党团汇报会）。抗战初期任余姚政工队副队长。1940年8月至1942年6月，被国民党囚禁于上饶集中营。出狱后继续为党工作。1945年10月随军北撤，1946年6月在山东重新入党。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省财经委员会委员兼工矿厅副厅长、建设厅厅长等职。1952年7月30日在上海病逝。

[3] 陈小平（1898—1943）：又名尔康、竞存，笔名米皮，余姚县历山乡上陈村人。1927年在汉口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武汉组织过一次暴动，失败后返乡，遭逮捕，关押于宁波，后经解救获释。1930年，回余姚参与组建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失败后去汉口。1934年夏，返余姚从事工运工作。1938年7月，任中共余姚县工委书记。同年底随抗日自卫队第六支队赴海盐、海宁参加

游击战争，任谍报组组长。1941年，回余姚筹建抗日武装。1943年2月4日，被国民党部队杀害。后追认为烈士。

[4] 谢廷嵩（1918—2005）：后改名肖岗，余姚县周巷镇南陈村（今属慈溪）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后任中共余姚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1939年7月参加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七大候补代表。1939年10月赴延安（递补为正式代表），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参加七大。七大后奔赴东北，任县委副书记、书记等职。东北解放后奉命进关，进军大西南，任贵阳市委组织部长等职。后调工业战线担任领导，两次赴苏联、捷克考察。1974年任四川省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79年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机械局局长、城乡建设环保部机械局顾问。1985年参加中共中央第二期整党巡视组，任检查组副组长、组长，到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吉林检查整党工作。

[5] 朱学魁（1912—1944）：原名应瑞贤，化名杨寿明、应启，笔名秋悲、叶峰、杨明，浙江宁海县城关镇人。1937年10月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结束回浙，在浙南泰顺、松阳等地工作，后调任中共鄞县工委书记。1939年夏任中共余姚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任诸暨中心县委书记，党委改制后，任诸暨县特派员。1942年5月，任中共浙赣路东县委书记，组织诸北八乡抗日自卫大队，活动于诸暨枫桥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0月，与四明地区南进部队——第3支队第2大队合并，称“三八部队”，参加四明山反顽自卫战。1943年2月，重返诸暨，扩编“小三八”部队为大队，12月，并入浙东游击纵队金萧人民抗日自卫大队（金萧支队），任第一大队大队长。1944年5月，率部于诸北墨城坞抗击伪独立四旅的“扫荡”，歼敌旅长以下20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

[6] 赵树屏：即王益生（1917—1941），江苏阜宁人。1937年9月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同年随学校南迁，参加浙南党组织举办的抗日游击战争训练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诸暨县政工队副区队长，枫桥区委委员兼枫桥直属支部书记，诸暨政工队干事长和中共党团书记，中共余姚中心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余姚县副特派员等职。1941年6月25日，在临山遇难。

[7] 章文君（1916—2010）：浙江嵊州人。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初期，她在上海边工作边参加救亡活动。之后历